

知味

龙骨汤

陈鱼

围中好友来我家,我使出浑身解数展示厨艺,选用最好的龙骨加红萝卜、枸杞子、红枣煲汤给她喝。一小时大火两小时文火,熬呀熬。好友着急,顿足道:“什么人间美味呀,这么难等?嘿嘿,心急吃不下热豆腐。终于熬成了,乐颠颠端给她,请她品尝陈式龙骨汤。好友呷一口,惊得瞪大了眼睛,我在等她大叹:美味呀!她开口了:“没放盐吧,这么淡!”“当然没放!这是我的绝招!”“口感太淡,喝不惯!”好友不怕打击我。“味道就在这里!”我自信。

没过几天,好友打电话过来:“哎,教教我,那汤怎么煲?”“怎么?你不是喝不惯吗?”“说不清楚,回家老想那味道,口感淡到让我却极!”“无他,不加盐,加时间。”好友在电话中无语了好半晌,“原来这就是它味美的秘诀呀。”

我们习惯于加各种各样的调料,以期刺激我们的感官、味蕾,图的就是那一时的快感。然而这无盐的汤,就是用寂寞来久炖,甘醇不在汤里,在回味里。

公园即景

王楦明

楼阁里的童话

公园里人气最旺的一角。有数不清的鸽子在啄食、飞翔。鸽子们住在鸽棚。童话似的一个竹制的楼阁,像一座精致的别墅。真实的童话,每天在这里上演。广场是中心,鸽子是主角。白天,主角们在这里演出。报酬是美餐,总有人毫不吝啬地供给。许许多多年轻的父母,或者老人,带着小孩子来到这里。孩子们一边喂着鸽子,一边与鸽子神秘对话,任凭鸽子调皮地站在手上,或者肩头。互不猜疑,互不设防。夜晚,公园里格外安静。在楼阁里,王子和公主们做着各自的梦。来到公园,总喜欢从鸽棚经过。看鸽子在窗口站立或飞出,听鸽子在空中抖动翅膀。总是伫立许久。傻傻的,任它们一次次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

追赶

到处是奔跑的人群。沿着湖边、草地边的小径。看不到有人指挥,全是自愿。哦,熟人老张。他看到我,笑了,抬抬手,算是打了招呼,继续他的奔跑。我受到感染,步伐不由得加快。像是在追赶着什么。仿佛不去追赶,将会得而复失。

湖边蛙声

青蛙的歌唱来自天国。湖水是透明的。歌声从水底传出,带着水的质感。这边响起,那边呼应。满天的星星震荡在湖水里。青蛙也讲哥们义气?也能心有灵犀?要不,交响乐似的歌声,怎会如此清脆、和谐、美妙?

寻春

古人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各人都有自己寻春的方式。每次来到公园,总是先瞅瞅高地上迎春花。迎春花不开,即便鸭们在水中游得再欢,也不能断言,春天,已经来到。迎春花常常在夜间开放。清晨散步,感到一阵惊喜。一丛丛金灿灿的笑脸告诉我:春天,已经走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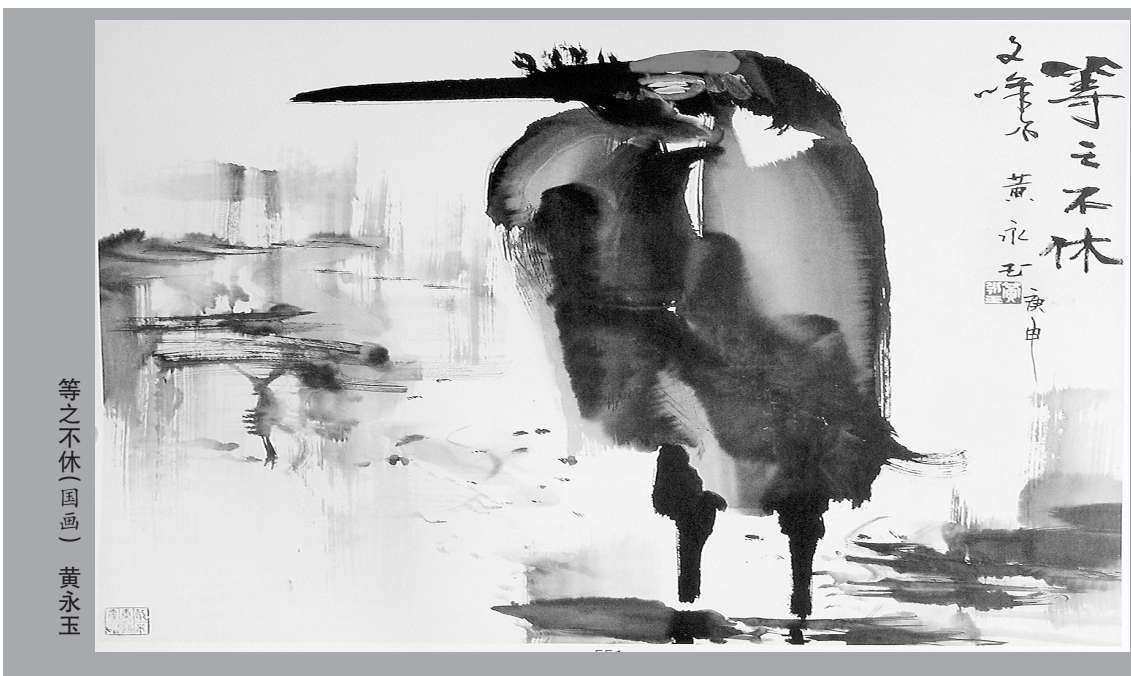
灯下湿笔

我们的舌尖不行了,什么入口都淡而无味。为刺激感觉,大把大把放佐料,嗜辣嗜香嗜咸,山寨一样的点菜,寻艳猎奇,不敢吃、不须吃的东西都吃,吃的没有剩的多。

由肚皮撑着的肚子还是那么大,何以吃什么都不再新鲜?这原因并非我们舌尖退化,味觉蜕变,而是生活条件好转,过于丰衣足食之故。人们不再挨饿,不再饥寒交迫食不果腹;体会不到由饥饿所引起或产生的一系列无奈而又残酷的生理心理反应。常常回忆起我小时受饿的情景,那时什么都有味道。我小时正逢“文革”,家中姊妹又多,记忆里肚子总是空落落的,放学到家见母亲,先扒筐儿掀锅盖找吃的,娘说:“你是饿死鬼脱生?”我委屈:“肚子饿,我有啥办法?”一天三顿,玉米糝汤煮红薯,即使变花样,还是以红薯作主料:红薯叶红薯干,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吃红薯吃得心酸害怕,提起来爱恨交加,既感谢它让人活命,又疑惑这土地何以只会生长这东西。

一年里,平时难见一丝荤腥,只年节家中才割那么一点点儿肉,割的是肥多瘦少。肥肉香。即便如此,母亲还总是把肥膘再经过锅,油熬出,封存起来炒菜用,油渣则剁碎掺进萝卜馅包饺子。这就是节日最好的生活改善。有一年,我连着好几次偷偷溜油化到稀面条碗里津津有味嚼时,被母亲发现,挨了一通骂,再不敢了。大哥成家后分门另过,大嫂有哮喘病,瘦得像细麻秆。大哥心疼大嫂,剃窟窿打洞挣俩钱,进城割一小吃猪儿羊肉,剃成馅包饺子,自己不吃留着嫂子吃。嫂子却也并不独吃,总是先盛一碗平碗的,避着我等姊妹们端给母亲。母亲见了,皱皱眉,叹口气,摇摇头,接了,自己也舍不得吃一个,留待我们回来,这个分两个,那个分三个。问母亲为什么不吃一个,母亲回说她不爱吃,我们也并不奇怪。背人处,母亲劝大哥:“你不会说说她,过日子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大哥一味黑黑

公园即景



等之不休(国画) 黄永玉

人与自然

春光与燕子同驻

刘传俊

清明节前夕,我回到阔别近40年的故乡小住。一日,正在打扫房间,燕子这只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我的视野。走出院门与左邻右舍闲聊,问他们家里是否有燕子垒巢。回说,近年来很少看到燕子了。我不免有些怅然。儿时的印象里,一到春天,可是能随处见到燕子轻灵的身影。搬一把椅子,泡一杯醇醇的铁观音,坐在院中桂花树下,我幸福地品味美味清醇、醇厚馥郁的茶水,啜饮着剔透、馨香四溢的阳光,吮吸着心旷神怡、荡气回肠的春的气息。墙外的小白杨,被春天的毛毛雨濯洗得油光发亮,一些新芽,像鸟啄啄得小树发痒,情不自禁地吐露着生机和希望。桂花树根部,蒲公英茁壮生长,足有一簇子高带有白色绒毛的茎上,顶着一个圆形的黄色花盘,迎着阳光开放着,活像凡高画笔下浓缩了的微笑的《向日葵》,瑰丽明亮,閃耀着光芒。如果,如果此时有燕子呢喃飞来飞去,该是多么惬意啊!我痴痴地张望,越发怀念起燕子来,尤其是每年春天飞到我家的燕子。那时,我家有三间坐东朝西的土坯房,黄背草墙顶,木门窗。院子里栽着香椿树、楝树、桐树和枣树、桃树、梨树。当这些树木次第发出嫩芽或花蕊绽放之时,我家的燕子就会呢喃着如约而至。家人随着生产队的钟声出工时,房屋两扇木门大多是半掩的,即便有时上了锁,父亲也会多放松两个门帘儿,以便燕子出入。我家院墙西边,有一大水坑,有人家维修房屋,就会到水坑边用水滋润黄背草,免不了掉落一些,为燕子衔草、沾水、啄泥筑巢提供了便利条件。我曾不止一

人与自然

梨花园内

马新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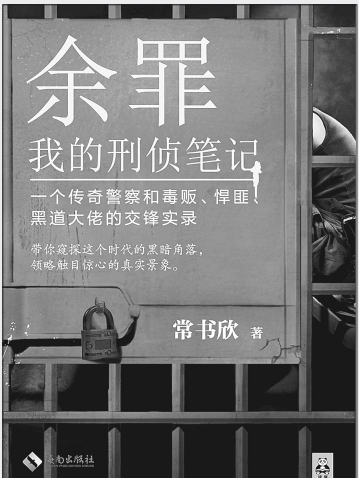
梨花从河水中来,聚在村子南边向村子里张望  
梨花丛中,那个对着梨花高声演讲的人受到了梨花的抵制  
梨花阵阵,如雨,如风用小小的嘴唇抗议  
梨花阵阵,如水,如血暗含着小小的真理  
梨花的语言,不规则,轻盈,散落在泥土上柔软,飘香,成为不明事物的地址  
梨花阵阵,响成一片,大地的身子水的身子,穿着小小的衣裙,短暂的衣裙

人与自然

春光与燕子同驻

知道进屋避雨哩。他伸手从雨中捧住这只落难的燕子,捋去它身上的雨水。雨后天晴,父亲向门外一松手,这只燕子便朝着西天边的彩虹飞去了。它究竟是去寻找它的伴侣,或是去呼唤它的儿女了呢?爱护燕子的意识,大概就是那时植根于我脑际的。我家东屋后北侧有七间草房,中部一间堆放杂物,东西各三间是打通的饲养牛的地方。牛屋前后都有两个大窗户,除冬天被堵上保暖外,其余三季均敞开着。牛屋没安门,只有冬季才挂个草苫子挡风。这给燕子自由来往大开了方便之门。西边牛屋正中间的后坡高处,就曾垒过燕窝。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我和小伙伴们在牛屋里玩耍。不料想,一只也许刚学飞的雏燕,不小心从窝内掉了下来。凭它当时的技能,无论如何也飞不到窝内。当我们捉到它时,它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是胆怯、观望,还是求救?怜悯之情顿生。我家离这里最近,我跑回家去,从柴火垛上找根带着霸王根的高粱秆,用一件小衣服裹了根部,尽量使其平整,同一小伙伴小心翼翼地那只受惊的小燕子放上去,再慢慢举起,蹬在牛槽上,将其平安送回窝巢。一切妥当,如释重负。下午放学后,我们时常挎着竹篮子到绿油油的麦地里拔野菜,不时有燕子在头顶盘旋。和小朋友们比自豪和骄傲的,就是看谁家垒有燕窝窝。我甚至天真地说,从头顶掠过的,就是我家的燕子。春光融融,微风习习,燕子呢喃,绿色满眼,欢声笑语在旷野荡漾,多么令人神往啊!逝者如斯。我回味着春天总是匆忙的脚步,一如回味匆忙的但永不复返的童年的纯真与美好。

连载



鼠标拉着他并没有怎么费劲,那说明他还是倾向于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到了前台,余罪稍一犹豫,许平秋在一旁笑着道:“余罪同学,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啊,和上次不同的是,只要进去,中途退出来的可能性不大,上次你都是

被众人硬夺了,一看都笑喷了:涉嫌强奸、猥亵妇女罪。”这罪行和这货的贼眉鼠眼说不出的契合,其他人忘了自己的罪行了,笑得肚子直抽搐。李冬冬可怜巴巴望着许平秋道:“许处,能给换个别罪名吗?这太折磨人了,我还没挨过这种程度。”“下次一定换,不过这次时间来不及了,先凑合着啊。”许平秋笑着道。这都能凑合,听得林宇婧和高远差点憋不住严肃的表情了。再看许平秋时,许处长却是踱步到了最后留下的那个人身边,饶有兴致地看着,余罪被这么多人看得很不自然,低头乱瞅,像是耍赖个地缝钻进去,许平秋道:“需要给你现在订一张机票吗?”要送走了,看表情没有一点可惜,余罪为难地看了眼许平秋,落在最后了,那是不好意思走,也不好意思站出去,难以回答时,许平秋像故意嘲讽一般,对着李冬冬说:“你明明很平常,为什么老

是标新立异呢,难道这样会显得你卓尔不群?”对着众人,可目标却是余罪,一干学员闻之,咧嘴笑了,有人向余罪做着鬼脸,有人向他投着斜眼,站着的余罪成了全场的焦点,反倒全身不自在了。这时候,如果刺激得过去一点,也许他会拂袖而去;可刺激的力度不够,他又会踌躇不前,这是最伤许平秋脑筋的。他在斟酌着恰到好处的方式和力度,可脸上又是一种根本不以以为然的随意。想了想,他还是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方式,随意地看了眼,像无关的风景一样,扭过了头,又回到了那群学员中间,这时候,鼠标和豆包在交流着,两人一摆手,说定了,直上前来,一左一右,架着余罪。鼠标说:“走吧,没有你我该多寂寞,是不是啊兄弟们?”豆包也道:“兄弟们都堕落了,都有罪行了,凭什么你旁观呀?”众人大笑,看样子余罪就算出局也没路可走了,其实豆包和

靠别人接济过来了,这次行吗?这次可没人去接济你呀。”“切……”余罪一扬头,鼻子哼了声,喇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手将招聘书一扔。许平秋脸上带着淡淡的笑,一切到此,圆满了。余罪从林宇婧手里接到了为他准备的新身份,豆包凑上来一看名字,扑哧笑了,名字叫“余小二”。鼠标笑着一撇他的罪行,牢骚上来了:“哎呀呀,给我们扣这么重的罪,凭什么他是抢夺,这么轻?”“去去……”余罪轰着这两人,他扫了眼个人资料以及犯罪经过,很简单,闭着眼强行记者,等睁开眼时,各人将全新的身份都记得差不多了。此时下面窃窃私语起来,新身份、新任务、新环境,要是一个受难肯定恐惧,但这么多狐朋狗友陪着,兴趣就压过恐惧了。许平秋此时看了看时间,再喊集合时,那些人一股脑起来,又站成

了一列,资料是不能留的,被林宇婧又收回去了。许平秋这时候不和蔼了,吼了一句:“张山,出列。”人群里“啊”了声,张猛慢了半拍出来了,被许平秋训斥了两句,接着问身份资料内容,回答得结巴了不少,又被训斥了几句。余罪又挑着李冬冬问,这货倒没犯过错,那事挺好记。跟着又听许平秋喊了句:“余小二,出列。”余罪下意识踏出了队列,许平秋面无表情地问着:“姓名?”“余小二。”“年龄?”“二十二。”“几进宫了?”“二进宫。”“犯什么事了?”“抢了两个钱包。”“以前犯过什么事?”“抢电单车,劳教两年。”这问着的时候,后面有人低声笑了,众人发现就数余罪的好记:余小二,年龄二十二,二进宫,抢了两个钱包,前科是两年劳教,

简直像悲催故事里的弱智主角一样,所有的行为全给标注了一个“二”字。准备的时间并不多,外面不知来路的警察根本没有等候太久,挨组进去提人了,于是或单人,或两三个人一组,众学员戴着铐子被面无表情的警察带上警车,七辆车,载走了十个人,鸣着警笛呼啸而去。训练大厅顿时显得空荡荡的,许平秋在收集着十份招聘书,回头招呼着林宇婧,把那几份杜撰的资料销毁,而他像是颇有感触一般看着十份聘任书。他悄悄地把余罪的聘书取了起来,把其余的交到高远手里,嘱咐着回岳西的事宜。好像不对,这事里有蹊跷,高远出门如是想。果不其然,许平秋刚走,杜立柱带着其他两名队员就来了,任务是把学员存放私人物品车的中巴开走,而且五个人是不同的去处……(第一部完)



山水(国画) 吴衡

微型小说

钥匙

仲利民

林和雯相恋了6年,他们一起来到这个城市打拼,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他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了,相互牵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看着装修一新的房子,渴望已久的家就在眼前,他们终于把一直尾随在身边的漂泊之感抛掉了。

豪华的房子,富丽堂皇的防盗门,只要用手中的这把精灵小巧的钥匙轻轻一转,就走进了一个温馨的小巢。林很珍惜这种美妙的感觉。劳碌一天回到家里,享受着受细心的照料,可口的饭菜、温馨的氛围。相爱的日子像一列快车,渐行渐远,新鲜的感情被消逝的时光洗得渐渐地泛了色,林再回到家时,觉得家没有了以前的温馨。

随着林的职位不断地升迁,林身边随处可见靓丽的美少女,有林动心的,也有美女对他动心的。忘了是谁先抛出的信号,林有了婚外情,一个很惹人怜爱的女孩子,楚楚动人。开始,林还会在回家时例行公事似的每周一与雯亲热,渐渐地,他把心思花在了外面。雯似有所悟,提醒林,不要把家忘了,林笑着对雯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只是工作太忙了。”

后来,林在外面租了房子与情人共度时光,他身上就多了一把钥匙,和家里的那把很相似,颜色、式样、齿纹,如果不细看,就是家里的那把。这也给林添了点麻烦,偶尔回家里,需要用钥匙先试试,有时巧了,一试就开,有时就要这把不能开门,再去换上一另一把。有一次,林喝完酒,夜里回来,用钥匙开了好长时间的门,也没能打开,还是雯听到动静拉开了门。雯就担心地对他说:“你喝的酒可真多,连门都打不开了。”林迷迷糊糊地回答说:“是的,是的,我忘了是哪把钥匙开我们家的门了。”雯很伤心,林回家的次数真是太多了,连回家开门的钥匙都找不到了。

有一回,林在情人那里欢度良宵。赶早回家取一份文件,这是林的习惯。他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是放在家里最放心的。可是他把手里的那把钥匙掉在了情人的床上,回到家时,用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家中的那扇门,再找另一把钥匙,却发现不见了。敲门没人应声,雯看来不在家。再回来找情人,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夜夜恩爱的情人。问租房的房东,房东回他说:“我也不知道,她还欠我一个月的房租呢?你是她什么人?”林汕汕地走了。

林看着这个家,忽然感到很陌生,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好像很久了吧!他四处打电话找雯也找不到,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装了防盗网,唯有门打开才能进去,现在把钥匙丢了,只有待雯回来才能给他开门,可是雯到哪里去了?雯回来,就一定会帮他打开门吗?

那扇门是否还能够向他打开?林也不知道。林真后悔,不该把钥匙丢了。